

马东玉 著

# 曾国藩

## 和他的幕僚们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既有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两大重量级人物——毛泽东、蒋介石共同推崇的人物。

近代政坛幕府丛书

# 曾国藩

## 和他的幕僚们

马东玉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 / 马东玉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26-0718-7

I. ①曾… II. ①马…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053号

---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170X24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313千字

**印数:** 7000

**版次:** 2013年1月 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

---

**书号:** 978-7-5126-0718-7/K·725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 前 言

幕僚又称幕友、幕宾，是旧时大帅或军政长官的参谋、书记人等。《晋书》记载，东晋大将桓温组织北伐军，用郗超为幕僚，谢安、王坦之等名将诣桓温处议论军事，桓温让郗超卧在帐中床上听之，风动帐开，谢安看见躺在床上的郗超，笑着说：“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sup>①</sup>所以，幕僚最雅的称谓还是幕宾。这个小故事说明军政长官对幕僚的重视程度，桓温用郗超之计两度北伐，取得不少胜利，终为前秦阻扼。谢安以“北府兵”八万人打败前秦数十万大军，取得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八万北府军打败九十万秦军，用的也是朱序的计谋。

军事的重大胜利靠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诸葛亮用兵如神最后还是失败了，但他一个文人指挥较弱的蜀军能取得很多胜利，又与他的用兵谋略分不开。所以，名将无不重视谋士，名君也都重视谋臣。

幕僚班子称幕府，幕府的大小、质量在于幕主，即长官的个人气度诸方面，说到底还是个用人问题。

远的不说，近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其中曾国藩的幕府最盛，人才质量也最佳，李、左两人也都曾是曾的幕宾。李鸿章的幕僚也不少，但人品学问远不如曾幕，鸡鸣狗盗者居多。左宗棠的个人气度差，很不能容人，因此他几乎没有幕僚，他自己也常叹息“营务处视同虚设”，遇事无人商量，也想“得良才助勦”，但终因“性情太刚，气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愿常为文襄公所用；能够留下的，就余子碌碌不足数了。”<sup>②</sup>

曾国藩深知人才的可贵，也深窥用人的精妙。他尝读《史记·高祖本

<sup>①</sup> 《晋书·郗超传》。

<sup>②</sup>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页。

记》，刘邦在百官面前承认自己文不如萧何、张良，武更难与韩信相比，但是萧、张、韩三人为什么能听命于他？三人又为什么能各尽其才？这就是三人不如他的地方，这就是刘邦的才能。

曾国藩心里也非常明白，用兵打仗自己是个外行，不仅无法与郭子仪相比，就连手下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等也远远不及。然而，数十年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全赖众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人才的辅佐，他一介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这些人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人世间有多少才能，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自己能清楚这一点，并能运用自如，才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曾国藩辞世，与他不睦八年的左宗棠送来的挽联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sup>①</sup>

这幅联语曾国藩辞世前已经见过，听说曾国藩病重，远在西北战场的左宗棠寄来一封情意真切的信，信中就有这个联语。曾国藩看了十分欣慰，不再归咎这个湖南骡子八年前向朝廷告发他的过错<sup>②</sup>，同时对他非常感激，认为“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是对他一生最为准确的概括，并期望这个评价能得到当世的公认和后人的重视。

时人赞誉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愈）欧（阳修），武比郭（子仪）李（泌），勋过裴（度）王（阳明），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曾国藩皆听后晒之，而唯对左宗棠八字评语感到欣慰、感激。左氏概括的那八个字，对清廷的忠诚固然重要但却是空洞，此外便剩下“知人之明”了，左氏“自愧不如”者也正是这个“知人之明”，才使自己的幕中空虚，目空一切的老左也总算看清了个人的最大缺失。

本人读到这里，心有感念。在写罢曾氏、左氏传后，还想把曾氏的用人问题再说几句话。正巧，团结出版社编辑主任张阳同志欲组织一组“幕僚”的书稿，本书便也算凑个份子。

<sup>①</sup> 《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485页。

<sup>②</sup> 事见拙著《曾国藩大传》第四十一章；《左宗棠》第十三章。

# 目 录

## Contents

1	前 言
1	一 犯颜直谏而被荐
7	二 第一个幕僚
12	三 罗泽南献计平祸端
20	四 识之于风尘，拔之于微末
24	五 衡州集贤才
30	六 有军必有纪，有客先有主
35	七 轻用其芒，临机取决
41	八 小姑何曾嫁彭郎
45	九 大帅被逼良为盗之时
50	十 拒绝一个心怀异志的幕宾
55	十一 莫道书生空议论
60	十二 “善胜不败，善败不亡。”
65	十三 湘潭大胜，向自己头上砍了一刀
70	十四 想萧韩，萧韩到
75	十五 夺取武昌，还有一个战场
80	十六 千寻铁锁沉江底
88	十七 幕友的点子，敌人的刀子
95	十八 罗泽南坚持“打蛇头”
99	十九 彭寿颐献策解了燃眉之急
103	二十 曾老九的谋略
110	二十一 曾左论道

- 115 | 二十二 武昌城里，曾胡议定军事计划
- 120 | 二十三 曾国华孟浪用兵，七千湘勇命丧三河
- 125 | 二十四 李鸿章献统筹全局之策
- 130 | 二十五 太平军破江南大营，湘军幕传出叫好声
- 135 | 二十六 无能书生与有谋大将
- 140 | 二十七 李鸿章略施小计，便解了困厄
- 146 | 二十八 赵烈文计破集贤关
- 153 | 二十九 问鼎轻重
- 157 | 三十 赵烈文谏言：派李鸿章到上海去
- 162 | 三十一 容闳的计划，从曾国藩这里开始
- 168 | 三十二 曾国藩说：“老九身边缺人，你去帮帮他”
- 173 | 三十三 天京陷落，赵烈文劝说曾老九……
- 180 | 三十四 宁任湘军哗变，黄袍亦莫加身
- 188 | 三十五 薛福成考号上书
- 193 | 三十六 放手幕僚，治理盐政
- 198 | 三十七 赵烈文一个点子制服骄将陈国瑞
- 203 | 三十八 河防大计
- 206 | 三十九 曾纪泽为九叔做幕僚
- 210 | 四十 幕僚们苦劝：不能拿血本同朝廷拼
- 215 | 四十一 他不光把幕僚当师爷
- 221 | 四十二 青出于蓝的另一个版本
- 227 | 四十三 赵烈文笔下的整顿地方
- 233 | 四十四 陛见之后，才知幕僚所论不虚
- 236 | 四十五 天津的官员一律停职，让幕僚调查教案
- 243 | 四十六 幕僚们上下其手，调查刺马案
- 250 | 四十七 让幕僚容闳实现派留学的志愿
- 254 | 四十八 给幕僚留下造铁甲舰的遗愿
- 258 | 四十九 办洋务的小幕友成了他最好的女婿
- 263 | 五十 最关心的还是两位最成功的幕僚

## 犯颜直谏而被荐

曾国藩少年得志，27岁中进士、点翰林，尔后踌躇满志，要做孔孟那般的大儒，做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还要做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那样的大学问家。

为此，他下苦功夫修德读书，其德行大进，学问大长，也的确距孔孟、韩愈、欧阳修不远了。

但是，因时局的突然变化，却把他推上带兵打仗的位子上，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抑郁死去，咸丰帝继位，为救民于水火，下诏开言路、求贤才。

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做京官，距今已是十余年。这些年曾国藩由七品翰林升至二品大员，但也是清政府痛遭外敌入侵，江河日下的十余年。十几年未回家乡，但家乡的许多好友如刘蓉、郭嵩焘、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不断写信反映湖南地方情形，多说官场腐败，摊派多如牛毛，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迫使各地农民暴动、土匪抢劫，民不聊生。

1851年，广西发生农民大起义，短短几个月便接连大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扯旗北上，称王封制。同年3月，咸丰帝任命他的舅父、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前线总指。当时，赛尚阿在清廷中地位最高，与咸丰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去前线作战，朝野反响极大，认为清廷的内忧之局，已非同一般了。

形势所迫，曾国藩再无法面壁坐省，也无法静心读书，他先是应诏连上《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奏折揭示了民间的种种苦处、官吏无能腐败、兵勇徒费国用等实情，要求皇帝采纳，革除各种弊端。同时提出选拔贤才，以供救时之用，奏折推荐了江忠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等人，认为这些人



“堪当大用”。

当时的曾国藩尚不知咸丰是个毫无作为的皇帝，与六弟奕訢争夺皇位已弄得精力衰竭，登上帝位不过循例发了求贤诏书。对曾国藩上的一系列奏折也不知看是未看，反正让曾国藩等了许多时日，仍不见消息。

待到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连败李星沅、周天爵大军，朝廷震动，曾国藩便着了急，他多次写信给湖南的朋友，说自己上疏多篇，大臣们也纷纷上奏，但年轻的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知道了”、“毋庸议”数字了之，把大臣的奏疏“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sup>①</sup>。

着急之下，尚不大通时务的曾国藩又于1851年5月上了一道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的折子，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他认为，新君登位，文武多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形成。这对青年皇帝可不是好事，容易滋长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好谀”的习性，那就是国家的祸事了。而自己作为二品大员，十年不断荣升，却未给国家造出寸功，现在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必须有个英明的皇帝主持国家大事，因此趁着新君登位不久，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新君“日就竞业”，使朝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救国救民于水火<sup>②</sup>。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丢了前程甚至脑袋。但其“冒死直陈”，在朝廷和家乡知识分子中，造成了较他十年不断荣升犹大的强烈反映。

上疏的确不寻常，是直接揭皇帝的短。

宗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评皇帝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前线的统帅安排不当，造成作战的失败；二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三是批评皇帝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言行不一<sup>③</sup>。

曾国藩怕这篇疏稿仍像前几篇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把紧要内容背了下来。由疏谏变成了面陈。

自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也多是战事。由于朝会多，议论又关乎战争大计，所以发言的臣工就越

① 《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页。

②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32—37页。

来越少，多是皇帝点名逼着才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一次朝会，君臣面对沉默一段后，曾国藩突然出班跪在百官之前，面对皇帝大声背他的那篇奏稿。

开始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例说皇帝自统驭天下以来，多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之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的湖南话不易被人听懂，所以他说的节奏很慢，但声音却极为洪亮，加之朝堂上十分寂静，让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在句句指责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了第一段，克制着勃勃升腾的怒火，往下听着。

曾国藩揭露他开言路是文过饰非。言称百官应诏上疏，多不见回音，或以“知道了”应付，间或有褒奖者，亦不知何由褒，或褒之而贬之，臣工不知措。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者以答苏廷魁，未几而后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续饰纳谏之虚文。”

他明明看到面前的年轻皇帝脸色由白变红，两眼变形、嘴角拉长、牙齿咬了起来，是为怒极之兆。但他不等皇帝发声吐气，一口气又背出“防骄矜之气”。这时咸丰已听不到曾国藩所言内容，只听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等指责他的短语。

年轻的咸丰自登极以来尚无人敢如此指责他，于是大喝：“狂悖！”“你，你，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此时，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曾国藩罪该万死，但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冒死直陈，原视皇帝为尧舜，自古“君圣臣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未加其罪，仍愤愤连声，命令退朝。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在清廷的官中传扬；湖南地方也无不说湖南出了个海瑞。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欧阳兆熊等人同声称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此举“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一场风波过去，但太平军北上的风声却越来越紧，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

奔回原籍奔丧。船行不久，又闻湖南省城长沙已被“长毛”围困多时，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荷叶塘老家。

曾国藩一踏入湖南，太平军的传闻更紧了，长沙被围虽解，但岳州失陷、武汉丢失，围追太平军的大帅赛尚阿、向荣、乌兰泰皆受处分，前线再无能征之帅、能战之兵了。

此时有人上疏，让地方官举办团练，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对抗太平军。

曾国藩尚未到家，让他在湖南举办团练的诏书已传到他手中。

不久听说，是他在京中的老师和密友唐鉴向皇帝举荐了他。

曾国藩与唐鉴相识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师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的成就，皇帝的极力称赞让曾国藩既羡慕又好奇，便主动去拜访。

两人一见如故，在唐鉴告老之前的五年中，两人几乎无日不见。曾国藩以弟子礼诚心接受他的教诲，唐鉴把自己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曾国藩。他在京师十二年，虽升为二品大员，但皆为虚职，他利用这十二年顺着唐鉴的指示方向。读经、克省，也成就了当时少见的一代大儒。曾国藩的品质和学问，唐鉴自然是十分清楚的。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致仕还乡，到江宁金陵书院主讲，名震江南。咸丰二年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他推荐了曾国藩，详细讲述了曾的人品、学问，以为“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并以自己一生名望担保，请咸丰帝坚信其忠贞，将来必成大事，请咸丰帝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接到任命诏书，因热孝在身，并无出山之意，加上自己对带兵打仗全无心理准备，虽儒家有修齐平的宗旨，但文人带兵毕竟在历史上少见。

太平军在两湖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士子的保家卫国情怀，也不断给曾国藩冲击。尤其是以他为榜样的湖南友人，都亟望他能出山带头打击太平军。

曾国藩向皇帝推荐过的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丁酉（十七年）

年举于乡，与同乡刘长佑入京，拜访曾国藩。曾见到此二人，认为皆不凡，尤以为江忠源为血性男儿，“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sup>①</sup>道光末年，湖南大乱，江便自办团练，镇压了雷再浩起义，以知县用。洪秀全起义后，他与弟弟江忠浚率“楚勇”投奔赛尚阿，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他募的“楚勇”作战十分勇敢，以一当绿营军十百，上述战役清军虽败，但在“楚勇”担当的局部战斗中，皆打败对敌的太平军，尤其全州蓑衣渡一战，“楚勇”打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江忠源的名声在太平军和清廷上下，已很响亮。

江忠源几次来信催促曾国藩出山。

罗泽南曾为曾国藩推荐，他是长沙知识分子推重的人物。他是举人办私塾，培植了大批知书又知兵的青年士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腾鸿、杨昌浚，后来都是湘军的悍将，此时都是他的学生。太平军入湖南，罗泽南正办团练，听说曾国藩回乡，更是极力拥护他出山领导。

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在幕僚左宗棠的推荐下，也给曾国藩写信，请他出来相助镇压太平军。但是，曾国藩顾虑重重，反而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要求在家守制三年。

这时，太平军攻克武汉又回头向长沙进攻，张亮基与左宗棠等商量，让郭嵩焘到曾国藩家里致吊，劝说他出山。

郭与曾的关系比其他朋友还亲密。他与曾都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进攻湖南，他主动为张亮基出谋划策，并被众人推至曾家作说客。

郭向曾剖析利害，并告诉他自唐鉴推举之后，皇帝又在朝堂上公开征询了大臣的意见，其中恭亲王和内阁学士肃顺极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一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多年，深知恭王和肃顺，二人是皇族中的顶尖人物，有他们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郭嵩焘怕曾国藩怀疑，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信。

周寿昌是长沙人，也是翰林出身，是京官中曾的同乡，感情自然很好。周是京官中有名的“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不容怀疑。

<sup>①</sup>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3页。

郭与曾分析，“长毛”的致命之处是拜上帝，迷信《新约》，以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官、砸孔位、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之。吾辈打起捍卫名教的旗帜，必定得天下士子之心，天下人都能归顺勤王卫道之师，长毛是不会长久的。

郭嵩焘又主动承担办团练的第一笔经费，愿去湘阴劝募二十万两白银。又让当时任湘乡挂名团总，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劝儿子出山，使曾国藩上应诏命，下应父命，移孝为忠，名正言顺。

曾国藩这才打消顾虑，决定出山办团练。第二天，又接到咸丰的第二道急旨，催令曾国藩寻人抓紧组织团练，奔赴前线，那天是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安排好家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兄上战场，曾国藩只带曾国葆一人离家，让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亲，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经出山<sup>①</sup>，尽忠国家。

---

① 墨经：指居丧时穿的孝服，这里指守孝之时。

## 二

## 第一个幕僚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与郭嵩焘从家乡动身前往长沙，途经湘乡县城时，接到巡抚张亮基征调湘乡练勇一千名赴省城的扎令。已募集好的千名练勇正好由曾国藩带走，湘乡的罗泽南、刘蓉、朱孙诒也随曾国藩而去。这些人便是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班底。

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一行赶至长沙，早有江忠源、左宗棠和众乡绅，及昔日岳麓书院的一班同学前来迎接。

随后，巡抚张亮基在大开的中门外率领省署全数官员大张旗鼓，迎接曾国藩。在欢迎宴上，接待者各怀鬼胎，多数心想曾国藩一介文士，带兵打仗不过说着好玩。而张亮基见曾国藩墨经出山，练勇为他守地方，最少也能减轻他遭受长毛攻击的负担，口口声声“仁兄对湖南挚爱，对小弟挚爱，望施补天之术，使三湖之土早得安宁！”

曾国藩心中空虚，一再谦恭，言称一介书生，不可寄之深望。张亮基却说他是一位建非常之业，立非常之功的当代豪杰，他朗朗背诵曾国藩的题《戎行图》古风：“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不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读史万卷发浩叹，余事尚须效宸起。”<sup>①</sup>

曾国藩听了感激、兴奋，三角眼放出神采，两颊也布上多时未有的光辉。

第二天，曾国藩向咸丰拜折，要求在长沙建一大团，成就劲旅，剿灭“洪杨发匪”。随后把一千团丁编为两营，由罗泽南、王鑫各带一营；从中抽出八十八名精悍，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带。再组织一队人马，十余名委员，在紧挨巡抚衙门的鱼塘口开一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瓚负责。

<sup>①</sup> 《曾国藩诗集》第1卷。该诗为唐镜海二图之一《十月戎行图》题。

这个黄廷瓚，便是曾国藩出山后的第一个幕僚。

黄廷瓚在读书时就认真刻苦，目不斜视，是个典型的书痴，所以做人也率真。大家都把他当成书呆子取笑，连取笑他的话他也当成真的，人们大笑而去，他也以微笑作答。正因为他的迂直，所以官场上混得很差，任江苏候补知州，一候便是三年，都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连母亲去世奔丧的路费都没有。

曾国藩看好的便是他的率真。当今官场腐败，官吏多是油滑之徒，正缺少这种不会取巧、心地实在的人。曾国藩把审案局事务全盘委托他负责，其他委员要办的事务，曾国藩也让他监管。一般的案件，曾国藩让他审理甚为放心，黄廷瓚也能办得井井有条。

实际上“审案局”在长沙省城处位尴尬，它不是个正常衙门，曾国藩也只是“帮办”差事，不是钦差，毫无实权。他带来的千把人犹如后来说的民兵，无正规训练、无正规装备，也没有粮饷供应。连他的“审案局”所有供给，国家不曾给一文钱，郭嵩焘答应去湘阴募款，但尚未成行，所有需求给养，全是曾国藩等人掏的腰包、凑的份子。

所以，“审案局”成立后所做之事，只是帮着省署维持地方治安。

因受太平军起义影响，本就“不靖”的湖南，遍地是“匪类”起事，其中有的是反对官府的暴动，而多数则是趁火打劫的土匪暴乱。

因此，“审案局”有的是事做。正好那千把“民兵”，未经与太平军对仗，对付小股暴动或暴乱，却绰绰有余。

初入长沙，道州便发生天地会何贱苟宣布起义，围攻县城。曾国藩派王鑫、刘长佑、李朝辅前往镇压。队伍刚出发，又接衡山草市刘积厚起事，杀死地方官，响应太平军，曾国藩又命人催马出令，让王鑫分兵前往衡山对付刘积厚。命令刚发出，又报信县黑红会、桂阳丰边钱会、安化串子会、永州一炷香会同时起事。

几天里，呈报到“审案局”里的急件一大堆。曾国藩既要向上报告，又要向各路“民兵”发命令，还要审理抓来的“盗匪”。这些亏得有黄廷瓚辅佐，各种命令、报告、文件，黄廷瓚写得又快又好，收发处理都十分得体。审理案件也全是他一人主持，只要得到曾国藩的命令，他也审理处置得干净利落。

曾国藩给他的命令也很简单：只要审实是盗贼、土匪和捉回来的暴乱

者，立即推出正法，毫不停留。为了警示震慑，他还命人制作一批木笼，类于囚车，把死囚枷在木笼里游街示众。游罢街也不取出，直至游死、饿死为止。于是，没过多久，湖南百姓皆知长沙来了个残忍酷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连审案局里的委员们也不打算再陪曾国藩干这些伤天害理之事了，大都溜之大吉。

但黄廷瓚仍一如既往，毫不动摇。每天的事务多得不可开交，他从早至夜，认真而兴奋，根本顾不得吃饭和休息，毫无怨言，就像处理自己的家务，盖房子娶老婆那样。

告状的人也无从说理。张亮基百分之百支持曾国藩，不断把曾的“成绩”上报皇帝，咸丰下旨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但不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武汉失守，总督徐广缙被革职，张亮基奉调接替徐广缙，湖南巡抚由原任骆秉章复职，布政使是徐有壬，按察使为陶思培。这三个人一来长沙就表示对曾的做法不买账，曾国藩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但曾国藩仍一味蛮干，且不听黄廷瓚的劝告，闯了大祸。

一天，团丁报告说小西门米行被抢，那是长沙城最大的米行。

曾国藩一听便恼火，立命曾国葆派快马去罗泽南营调回一百团丁，前往米行。又命黄廷瓚带几个亲兵，前往米行调查现场。

黄廷瓚很快回来报告情况，那里数百人闹事，米行被打开，有十几个壮汉给百姓发米，更多的老人孩子拥入米行自行取米，秩序很乱。

“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这是造反啊！”曾国藩高声骂着。

罗泽南营距米行很近，不久便包围米行，驱散群众，捆来放米的十三个“匪首”，交到审案局。曾国藩像往常一样，命黄廷瓚负责审理。

深夜，黄廷瓚汇报了审讯情况。

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阴毒的奸商，多年来他收买官府欺行霸市，靠着多种不法手段垄断了长沙城的米市，百姓叫他“无心肝”。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他在如今长沙缺米之时，从外地低价收来一批陈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受害，无不深恨之。此时，有码头脚伏廖仁和等十多个人前去买米，发现有假和吴新刚争论，乃致厮打，最后酿成抢米事件。

若在平日，曾国藩会毫不迟疑支持廖仁和，明摆着是老百姓惩罚不法奸商，抢光他们米也是活该。但现在是非常之时，各地土匪趁乱抢劫，如



果按常规处理，支持抢米者，匪徒们便会借机效尤，那就反了天。没办法，是廖仁和闯到风头浪尖上，非得借他们的人头，彻底断绝长沙的抢风。

“叔康兄，你看此事该如何处置为好？”叔康是黄廷瓚的字，曾国藩想听听他的意见。

黄廷瓚毫不犹豫地回答：“吴新刚是百姓深恨的奸商，百姓自发惩罚，完全应该；但从法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此风自不可长。依卑职之见，为首的廖仁和，杖责一百，余者据情分别杖责，释放回家。而米行老板吴新刚却要严惩。”

曾国藩甚是佩服黄廷瓚的处置，要在平常，黄廷瓚真是一位合格的师爷，但在这非常时期，他就有些不知时务了。

曾国藩看看黄廷瓚，慢慢地说：“廖仁和等敢鼓动抢米，不是和会匪有关系吧？”黄廷瓚从曾国藩的眼神里看到了诡秘。

第二天，曾国葆把一封信放到曾国藩的案前，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兵相见。”字旁有红、蓝、黑三色三个圈圈。

曾国藩把信交给黄廷瓚，黄看了惊叫：“串子会，这是串子会！”

“原来真是会匪作案，事不宜迟，明天就把廖仁和等会匪杀头示众！”曾国藩大声命令。

“全部杀头？”黄廷瓚十分惊恐。

“一个也不留，斩草务必除根！”曾国藩拉长了脸。

黄廷瓚又迟疑着说：“一次杀十几个人，这就是大案了，最好先请示骆中丞，请来王旗才能杀这么多人，省得招致口舌！”

“若在平时，杀十几个人应该请来王旗。但如今是非常时期，行动迟缓串子会来抢人会闹出更大乱子。杀了这些会匪，骆中丞不会不同意！”

“我看，吴新刚更要严惩，不然会造成民愤，事情是他引起的。”黄廷瓚仍不忘案子的主方。曾国藩若有所思，黄廷瓚又激动地说：“骚乱要平息，奸商恶棍、贪官污吏也一定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站起来抚着黄廷瓚的背，慢慢说：“叔康兄，你是说到了要害，但眼下我是个在籍侍郎，只能奉旨帮办团练，镇压土匪无权惩办腐败。有朝一日我有此权，一定请你为之襄助，我们齐心协力，清除贪官污吏，造出大事业来，不负你我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